



*Anna Karenina*

# 安娜·卡列尼娜

(下)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英丽 译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 安娜·卡列尼娜

(下)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英丽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王英丽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17-3515-1

I. ①安… II. ①列…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0130号

## 安娜·卡列尼娜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

作 者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 王英丽  
责任编辑 / 袁 洁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36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50  
字 数 / 844 千  
版 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66.00元(上下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15-1

---

# 目 录

|           |   |
|-----------|---|
| 译者序 ..... | 1 |
|-----------|---|

## 上 卷

|           |     |
|-----------|-----|
| 第一部 ..... | 3   |
| 第二部 ..... | 114 |
| 第三部 ..... | 226 |
| 第四部 ..... | 339 |

## 下 卷

|           |     |
|-----------|-----|
| 第五部 ..... | 421 |
| 第六部 ..... | 525 |
| 第七部 ..... | 638 |
| 第八部 ..... | 736 |

## 第五部

### 第一章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认为,离大斋期不到五个星期了,在这之前举行婚礼,是不可能的。到那时,恐怕连一半嫁妆都准备不好;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也就是说:过了大斋期恐怕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年迈的伯母病危,说不准哪天儿就要死了,一旦居丧就会把婚事拖延下去。所以,公爵夫人决定把嫁妆分成大小两部分,并同意在大斋期之前举行婚礼。她的决定是先把小的一部分嫁妆备好,大的一部分等以后再送来。她问列文是否同意这样办,列文没有明确回答。对此,公爵夫人十分生气。只要婚事一完,新人就要到乡下去,在那里,大的一部分嫁妆是用不上派场的,因此,这个想法是合适的。

列文仍然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感觉他和她的幸福现在成了世间万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他如今不用思考和操心任何事,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甚至对将来的生活也毫无打算,任凭别人去安排。他知道,事情一定会安排好的。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会告诉他去做他该做的事。他只须同意他们的建议就可以了。他的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婚后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出国。这些他全都同意。他心想“只要你们高兴,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很高兴,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决不会因此有所增减!”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转告基蒂的时候,她不同意,而且对于他们未来的生活有她自己的一套已经明确的想法,这让他大吃一惊。基蒂明白在乡下,列文有他爱好的工作。按列文的想法,基蒂不但不理解这个工作,并且也不想去理解。然而,这并没

有妨碍她把这一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安在乡下,因此她不去国外居住,不想去国外生活,她的家应该是列文家的所在地。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让列文惊奇。但是,无论去国外,还是去他的家,对列文来说都一样,所以他马上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仿佛这是他的义务,因为,列文知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可以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可是,你听我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婚夫妇的到来布置好了一切后返回城里,有一天他问列文,“你领到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领到。那又怎样?”

“没有这东西就不能结婚。”

“哎呀!”列文大叫起来,“我都已经有九年的时间没有斋戒了。没领过圣餐,我连想也没想到。”

“你真行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你竟然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不过这可不行的。你必须斋戒。”

“怎么办呢?只有四天的时间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情也给他安排了。于是,列文就开始斋戒。像列文这样一个不信教而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出席并参加各种宗教仪式都很难受。现在,特别是在列文对什么都很敏感、心境非常平和的时候,这种必须装模作样的行为对他而言不仅痛苦,甚至是不堪设想的。此时此刻,最光彩和最快活的时刻,却不得不去说谎作假或者亵渎神明,他认为这两件事情他都不能做。然而,虽然他几次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受圣礼是否能领到证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仍然一口咬定,这是绝不可能的。

“对你来说,就两天工夫,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司祭是一个非常好的聪明的老人。他会在你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的时候拔掉你的那颗病牙。”

站着参加第一次祈祷的时候,列文竭力回想那种自己在十六七岁的少年时代所体会到的强烈的宗教感情。然而他立刻确信,这一点他根本办不到。他竭力想将这一切当做一种无关紧要的风俗就如同访友拜客来看待,可他觉得还是无法做到。对待宗教的态度,列文也像大部分同时代的人一样,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中。他不信仰宗教,却也不能坚信这些宗教仪式完全是毫无道理的。他既不能确信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又不能把它看作无关紧要的形式来淡然处之。因此,在斋戒期间,列文一直觉得既不自在又惭愧,因为他在做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而他内心却又告诉自己,这是一件虚假的不好的事情。

在做礼拜时，他一会儿聆听祈祷词，竭力给它们增添一些不与他的见解相违背的意义，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无法理解祈祷词，甚至觉得应该加以谴责，于是，他就不去听那些祈祷，任自己胡思乱想、观察四周和回忆各种往事，就在列文无所事事呆在教堂里的时候，一件件往事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做过了日祈祷、彻夜祈祷和晚课。第二天起身比平常更早，连茶也没有喝，就在早晨八点钟到教堂去听晨课和忏悔了。

除了一个乞讨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神职人员，教堂里没有其他的人了。

年轻的助祭出来迎接他，他的肩胛骨在长内衣下面清楚地显露出来。他们马上走到靠墙的一张小桌旁，开始读晨规。当他念道，特别是迅速的不断重复那句听起来好像是“保佑，保佑”的话“上帝保佑”时，列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被锁起来加上了封条，现在不能碰它、不能动它，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因此，虽然他站在助祭后面，却不去听，也不去理会他念诵些什么话，而是依旧想着他的心事。“她手上表现出多么丰富的感情，”他心里说，又想起他俩昨天坐在角落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情形。当时，他们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话好谈，她把一只手放到桌上，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拢，看着手的动作，她自己 also 笑了。他记得那时他吻了那只手，接着仔细地观看那玫瑰色的手心里的纵横交错的脉纹。“还保佑呢，”列文一边看着正在行礼的助祭的脊背的柔韧动作，画着十字行礼，一边在心里说，“之后她抓着我的一只手，认真地观看手上的脉络，还说：‘你的手太美了。’”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双很短的手。“是的，现在快要完了，”他心想，“不对，似乎又要从头读呢，”他仔细听着祈祷词想到。“不不，正在收场。瞧，他已一躬到地了。收场的时候往往是这样。”

助祭用那只在波里斯绒翻袖口中的手悄悄地接着一张面值三卢布的纸币，他说他会登记上列文的名字，接着很迅速地迈开穿着新靴子的腿，踏着空荡荡的教堂的石板，咯噔咯噔地进入了圣堂。过了一会儿，他从圣堂里向外张望，接着招手示意列文过去。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刚刚在列文心中活动起来，可他又连忙把它封闭。“事情总会完结的。”他在心里想，并向布道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向右一转身，就看见了司祭。司祭是一个小老头，留着一把稀疏的花白胡须，长了一双无精打采却又和善的眼睛，正站在诵经台旁边，翻看着圣礼书。他轻轻地向列文鞠了个躬，接着就开始用他惯有的腔调念祈祷词。念完祈祷词之后，他行了一个弯腰礼，把头转过来对着列文。

“不显形的基督站在这里听取您的忏悔，”他用手指着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说，“您相信圣徒教会教导我们的所有教义吗？”司祭继续说，把眼睛

从列文的脸上移开，双手在圣带下合拢起来。

“我曾经怀疑过，现在仍在怀疑一切。”列文用一种自己也不喜欢的语调说，然后就不做声了。

等了一会儿，司祭看他还有没有其他要说的话，然后就闭上眼睛，用很重的“O”的弗拉基米尔口音，麻利地说道：“怀疑本是人类天生的弱点，所以我们要祈祷，祈求仁慈的上帝来坚固我们的信念。您有什么特殊的罪过？”他又继续说，没有歇气，仿佛不想浪费时间。

“我最大的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怀疑中。”

“怀疑本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又重复了一遍刚说的话，“您主要怀疑些什么？”

“我对什么都怀疑。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禁不住脱口而出，并对自已竟然说出这么不成体统的话感到惊恐。可是，这话好像对司祭没什么影响。

“对上帝是否存在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他连忙问道，脸上挂着一丝微微的笑意。

列文默不作声。

“当您看到造物主创造的万物时，怎么会怀疑造物主呢？”司祭用惯常的、迅速的腔调说，“是谁用星球装饰天空？是谁把大地装扮得如此美丽？怎么会没有造物主呢？”他带着询问的表情看了列文一眼。

列文觉得和司祭谈论哲学问题是不适宜的事情，因此只回答了一句和问题有直接关系的话。

“不知道。”他说。

“不知道？那您为何怀疑上帝创造了万物呢？”司祭愉快而又疑惑地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涨红了脸说，他觉得他的话很愚蠢，在这种场合下自己不可能不显得愚蠢。

“祈求上帝，并恳求他吧。甚至连神父也怀疑过，也祈求过上帝帮助他们坚固信念。魔鬼力量很大，可我们得抵御魔鬼。向上帝祈求吧，恳求他吧。向上帝祈祷吧。”司祭赶忙重复了一遍。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您打算和我的教民与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他微笑着加了一句，“一个很好的少女啊！”

“是的，”列文答道，羞红了脸，他是在替司祭感到害羞。“他怎么在忏悔的时候问起这种事儿呢？”他心想。

接着,司祭仿佛是回答他心中的疑惑,对他说:

“您准备结婚,上帝可能会赐予您子孙,对吧?那么,如果您无法抵制心中引诱您不相信神的那种魔鬼引诱,那您会让您的孩子接受怎样的教育?”他很亲切地责问道。“要是您爱您的孩子,那么作为一个慈善的父亲,您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享受荣华富贵;还会希望他的灵魂获得拯救,希望用真理之光照亮他的心灵。不是吗?当天真的孩子问您:‘爸爸!是谁创造了这个世上我所喜欢的一切——大地、江河、太阳、鲜花、绿草?’难道您回答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上帝慈悲地向您显示了这一切。也许您的孩子这样问您:‘死后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如果您一点都不知道,您如何对他说呢?您要如何回答他?任由他去接受世间和魔鬼的引诱吗?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停住了,歪着头,用亲切慈善的眼光看着列文。

列文现在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不想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从没有人向他提过这种问题;到他的孩子能够问这些问题时,他还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应当如何回答。

“您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刻,”司祭继续说下去,“您应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并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向上帝祈求吧,求他大发慈悲来帮助您,保佑您,”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主啊,上帝啊,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请用您广大无边的慈悲宽恕这个孩子……”念完赦罪祈祷词以后,司祭又为他祝福,然后就让他走了。

这天返回家的时候,列文十分高兴,因为不舒服的状况已经结束了,而且不必说谎。另外,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所说的那些话根本不像他先前想象的那样愚蠢,有些东西确实是应当弄明白的。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以后的任何时候。”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觉得,他的心中有一种不清楚或不干净的东西,就对宗教的态度而言,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经常在人身上——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种状况,他讨厌这种状况,还为此责怪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块儿在多莉家度过了那个晚上,他感觉快活到了极点。他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起自己那种兴奋的心情,他说自己高兴得像一条受过钻圈训练的狗,这条狗最后终于领悟并按要求完成了训练师命令它做的事儿,汪汪叫着,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直往桌子和窗台上蹦跳。

## 第二章

按照风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举行婚礼那天列文没去见他的未婚妻,而是在自己居住的旅馆中和三个碰巧到他这儿的单身汉一起吃饭。他们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塔瓦索夫——列文的大学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大街上遇到他,就把他叫了来;还有奇里科夫,他是男傩相,莫斯科的治安法官,列文的猎熊伙伴。午餐进行得相当愉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开心,总是拿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想法开玩笑。卡塔瓦索夫感觉自己的想法得到重视和理解,便更尽情地加以发挥。奇里科夫高兴友善地支持大家各种各样的谈话。

“看吧,”卡塔瓦索夫用自己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拖长声调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曾经是个多么有才华的人物呀。我是在说曾经,因为这个朋友以前的影子已经彻底不见了。刚离开大学时,他既喜欢研究学问,又怀有各种兴趣。而现在,他的一半能力用来自欺欺人,另一半能力用来为这种欺骗进行辩解。”

“我可从没见过,比您更坚定地不赞成结婚的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根本不反对结婚。我对分工是赞成的。什么事都不会做的人,应该去生育子女,而其余的人则该为他们获得教育和幸福尽力。我就是这么想的。愿意把这两种事混为一谈的人有不少,可我不想这样。”<sup>①</sup>

“要是我听说您恋爱了,我会多么开心呀!”列文说,“到时候一定要请我去喝喜酒啊。”

“我已经恋爱了。”

“是啊,爱上了乌贼鱼。你要知道,”列文转身,对他哥哥说,“米哈依尔·谢苗内奇正在撰写一本专著,关于营养和……”

“啊,别乱扯了!写什么都没关系。重点在于我就是喜欢乌贼鱼。”

“可那根本不影响您去爱您的妻子啊。”

“它倒是不影响,可是妻子却会碍事。”

---

① 引用俄国剧作家格力鲍耶陀夫作于1824年的喜剧《聪明误》中的主人公恰茨基的台词。

“为什么呀？”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您喜欢经营农业和打猎，那您就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了，还说普鲁德内有许多驼鹿和两只大熊。”奇里科夫说。

“哦，没有我，您也能把它们打来。”

“这倒是真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以后就和猎熊事业无缘了，妻子是决不允许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妻子不允许他去猎熊的这种想法让他觉得心里美滋滋的，因此他愿意一辈子放弃猎熊的快乐。

“要是您不去，就是把两只熊都捉住也很可惜啊。还记得上次在哈皮洛夫的情形吗？多有意思的一场打猎啊！”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打破他的幻想，实际上即使不打猎，在其他地方、其他事情上还是有很多快活的事儿，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难怪有这种向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管你多么高兴，还是会惋惜失去的自由。”

“说吧，您是不是像果戈理笔下的新郎<sup>①</sup>那样，有一种企图从窗口里跳出去的冲动？”

“肯定有，不过他绝对不会承认！”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

“好呀，窗子开着呢……我们这就动身到特维尔去！那儿有一头母熊，我们可以直捣熊的巢穴。真的，我们坐五点钟的车出发吧！这儿的事情就让他们去办吧。”奇里科夫笑着说。

“说实在的，”列文微笑着说，“我心里一点也没有那种因为失去自由而感到惋惜的感觉！”

“您现在是神魂颠倒，什么也感觉不到，”卡塔瓦索夫说，“等等吧，等到稍微清醒一点儿的时候，您会感觉到的！”

“不，我还是有点觉得，虽然自己有了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词）……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毕竟是有点儿惋惜的……可正好相反，我为失去这种自由而感到高兴。”

“真可怜！确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哦，让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吧，愿他的梦想能够实现，虽然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那也算是人间难得的幸福！”

---

① 指果戈理的喜剧《婚事》中的人物。

吃过饭，客人们都走了，他们急着去换衣服参加婚礼。

只有他自己的时候，列文回想着这些单身朋友的话，他再一次问自己：我的心中是否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因为失去自由而感到惋惜的心情？想到这个问题，他禁不住笑了。“自由？为什么要自由？爱和希望就是幸福，以她的心愿为心愿，用她的思想去思考，就算没有一点儿自由，那也是幸福！”

“但是，我理解她的所想、她的所愿、她的心情吗？”好像有人突然悄悄地问了他一句。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突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恐惧和怀疑，什么事情都怀疑。

“如果她根本不爱我怎么办？如果她只是为了结婚才嫁给我怎么办？如果她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呢？”他这样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一结婚就会发现，她根本不爱我，而且不会爱我。”他开始对她生出一些怪异而又邪恶的念头。他又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对沃伦斯基的感情，仿佛他看到她和沃伦斯基在一块儿的那天晚上就在昨晚一样。他怀疑她根本没有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

他忽然跳起来。“不，这样下去可不行！”他绝望地自言自语道，“我得去找她，得问问她，对她最后说一次：我们都是自由的，维持现状是不是更好些？总要比永久的不幸、羞辱、不贞好！”他心中怀着绝望，怀着对每一个人、对自己还有对她的愤恨心情，离开旅馆，坐车到她家里去找她了。

他在后面的屋里找到了她。她坐在一只箱子上，一面命令使女，一面挑拣椅背与地板上的一大堆各种颜色的衣服。

“啊！”她一看见他，就叫了起来，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怎么（最近这几天她跟他说话时忽而称‘你’忽而称‘您’）来了！真没料到啊！我正在挑选我以前穿的衣服，看看哪件要送给什么人才合适……”

“啊！这好极了！”他神色忧郁地看着使女说。

“你先去吧，杜尼亚莎，有事我会叫你，”基蒂说，“你出什么事了？”她问，使女刚走出去，她就果断地称他为“你”。她觉察出他脸上的神色很奇怪，显得既兴奋又忧郁，不禁让她感到恐惧。

“基蒂！我感到很痛苦。我不能一个人忍受痛苦。”他站在她跟前，诚恳地看着她的眼睛，声音中充满了灰心和绝望。他从她那张深情真诚的脸上已经看出，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过他还是需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虑。“我是来告诉你，时间还来得及。这一切还能废除和改变。”

“这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懂。你是怎么了？”

“这件事我说了不止一千次，我不能不想的……我觉得我配不上你。你

不会愿意嫁给我。你再考虑考虑吧。你错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你是不会爱我的……要是……你还是说出来的好，”他说，眼睛却没看她。“我也许会很难过。让大家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好啦，不管怎样都比痛苦要好些……最好是现在，趁现在还来得及……”

“我真不懂，”她恐慌地回答，“你要反悔……要说不愿意结婚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真是疯了！”她大叫起来，恼怒地涨红了脸。

可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是如此悲凄，她不禁抑制住自己的恼怒，把衣服扔在扶手椅上，坐在他旁边。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全告诉我吧。”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呢？”

“我的天啊！我该怎么办呢？……”说到这里她哭了出来。

“啊呀，我做了什么傻事啊！”他大叫起来，跪在她跟前，开始吻她的手。

五分钟以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他们早就完全和解了。基蒂不但让他彻底相信了她爱他，甚至还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她为何会爱他，向他解释了她爱他的原因。她告诉他说，她爱他因为她十分理解他，知道他喜欢什么，也知道他喜欢的东西都是很美好的。这在他看来已经彻底明白了。公爵夫人进来时，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挑选衣服，还在争辩着。基蒂想把列文向她求婚的时候她穿的那件褐色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列文却坚决认为这件连衣裙不能送给任何人，可以把那件淡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明白呢？她是一个黑发姑娘，那件衣服和她不搭配……我都想过了。”

公爵夫人知道他来访的原因后，就半真半假地生气了，还叫他赶紧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基蒂梳妆，因为夏尔很快就会来了。

“本来她这几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人都憔悴了，你还来说些傻话烦扰她，”她对他说，“快走吧，赶紧走吧，亲爱的。”

列文感到惭愧、满脸愧疚，可是他彻底放心地回到了旅馆。他的哥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已经穿上盛装，在那里等着他，为的是用神像给他祝福。时间已经很紧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那个已经抹上发油和卷了头发的儿子，因为他到时得捧着圣像伴随新娘。还得打发一辆马车去接男傧相，再打发一辆马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送去后再转回来……总之，需要考虑和料理的事情十分复杂，并且还不少。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能再这样磨蹭了，现在已经六点

半了。

神像祝福的仪式没什么特别的效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摆出一副庄重但可笑的姿势，和妻子并肩站在那儿，手拿神像，吩咐列文向它一躬到地，接着脸上带着亲热的嘲笑，祝福他，还吻了他三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那样做了一遍，就匆忙走开了，可是在调遣马车接送路线上又陷入了困境。

“哦，那就这样吧：你坐我们家里的马车去接他，要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愿意绕道，那么到那儿之后就打发马车回来。”

“好的，我很愿意照办。”

“我马上和他一起来。行李都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都送去了。”列文回答说，于是让库兹马帮他换衣服。

### 第三章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着因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没挤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拥挤着，争吵着，从窗框里探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崭新的制服，不顾严寒站在门口。马车一个接一个地驶来，一会儿是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妇人们；一会儿是脱下军帽或是黑帽的男人们，他们走进教堂。在教堂里面，那对枝形吊灯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光、地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神父的袈裟、助祭的法衣——全都沐浴在灯光里。在热闹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和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胳膊，以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面，在进行着压着嗓门而又热烈的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不断地回响着。一听到开门声，人群里的谈话声就马上沉寂下来，大家都四下张望，期望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十多次，每次进来的都不是新郎新娘，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者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刚开始，他们以为新郎新娘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对他们的姗姗来迟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接着，他们就开始更加频繁地朝门口张望，还在议论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再接着，这种拖延简直叫人不舒服了，亲戚和宾客们

尽力装不出去想新郎新娘，而是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总执事，好像是要让人们觉得他的时间有多宝贵似的，不耐烦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颤动起来。唱诗班的席位上也传来了等得不耐烦了的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擦鼻涕的声音。神父时而差读经员，时而又派执事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一次又一次地去小门那里等候新郎。后来有一个妇人看了看表说：“可真奇怪呢！”终于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出他们的惊诧和不满。一个伴郎去打听究竟去了。基蒂正和女主人、她姐姐利沃夫夫人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她早已准备妥当，穿上洁白的衣裳，披上长纱，戴着香橙花的花冠。她向窗外眺望着，等伴郎来报告新郎已经到了教堂，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回信。

列文已经穿好了裤子，但还没穿燕尾服和背心。他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向走廊望着。可没看见他所等候的人的踪影，他失望地转回来，甩着两手，向正在悠然抽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话了。

“可曾有人处在如此可怕的尴尬境地吗？”他问。

“是啊，确实有点尴尬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慰藉的微笑同意说。“可是别着急，马上就会拿来的。”

“啊，该怎么办啊！”列文抑制住愤怒说。“并且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不合适呀！”他说，看了看他的揉皱了的衬衣前襟。“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了，那可怎么办呢！”他绝望地叫着。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我早就该这样办的。”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等等！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马就把上衣、背心和所有必要的东西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大叫道。

“你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嘛！”库兹马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库兹马没想到要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当他接到把一切东西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夫妇今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照办了，除了一套礼服以外，他把其余所有的东西都捆起来了。早上就穿着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成的。可打发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路又太远了。他们派人去买一件衬

衫。仆人回来说到处都关了门——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就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又肥又短，根本不能穿。最后还是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行李。大家都在教堂里等候新郎，而他却像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眺望着走廊，怀着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回想他对基蒂说过的话，以及她现在会怎样想。

终于，负罪的库兹马气喘吁吁地拿着衬衫跑进房间里。

“正好赶上，行李已经搬到运货马车上了。”库兹马说。

三分钟后，为了避免触痛伤痕，列文顾不上看表便在走廊里飞奔起来。

“不用这么着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容地跟在他身后笑着说，“我告诉过你，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 第四章

“他来了！”“就是他呀！”“哪个呀？”“是那个比较年轻的么？”“啊，看看她，可怜的，愁得不死不活的！”当列文在教堂大门的台阶旁边迎接新娘，和她一道进入教堂之时，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迟到的原因告诉了他妻子，宾客们笑着窃窃私语。列文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这几天她的容颜消损了，她戴上花冠还没有平时美丽；可列文并不这样想。他看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白色花朵、梳得高高的头发，看着那以少女特有的方式把她的长颈两边掩住，只露出前面来的、高耸的、扇形的领子，还有她纤细得惊人的腰身。在他看来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漂亮——并不是因为这些花，也不是因为这衣服——专门从巴黎买来的衣裳给她增添了无限风采；而是因为尽管她穿着这身精心制作的华丽服装，但她那可爱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这就是她所特有的那种纯真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要逃呢！”她说，对他微微一笑。

“我碰到的事真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呢！”他红着脸说，不得不扭过脸去对着正走到他面前来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这件衬衫的故事真是佳话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摇了摇头，带着微笑说。

“是的，是的。”列文答道，其实根本没听清楚他们在对他说些什么。

“哦，科斯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故意装出慌张的样子说，“现在你必须决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现在这种心境你才能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大家问我：是点燃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没有点过的？价钱相差十个卢布，”他抿着嘴笑了笑，又补充了一句，“我已经做出了决定，但又怕你不赞成。”

列文知道这是在开玩笑，可他却没有笑。

“到底怎么办呢？是要没有点过的呢，还是点过的呢？这就是问题。”

“好的，好的！要没有点过的。”

“哦，我很高兴。问题得到了解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了笑说，“可是，人们处于这种境地有多傻呀！”当列文茫然地朝他看了看，接着向新娘走近时，他对奇里科夫说。

“注意，基蒂，你一定第一个踏上地毯，<sup>①</sup>”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上前来说，“您很好！”她对列文说。

“怎么，害怕吗？”老奶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问。

“您感到冷吗？你的脸色好苍白呀。等等，你低下头来！”基蒂的姐姐利沃夫说，接着把自己丰满漂亮的手臂抬起来，笑着理了理她头上的鲜花。

多莉走上前来，要说句什么，可没说出来，哭了，紧接着又勉强地笑了。

基蒂也和列文一样，用茫然的眼光看着大家。她只是以幸福的微笑回答别人对她说的一切言语，而这种笑容现在对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这时神职人员都已经穿上法衣，司祭和助祭也已经走到设在教堂入口处的那张诵经台前面。司祭转身对着列文，说了句什么话。列文没听清楚司祭说的是什么。

“请挽着新娘的手，带着她走吧。”男宾相对列文说。

列文好一阵子没领会他们让他做的事，大家用了很长时间去纠正他的动作，甚至都不想再管他了，因为他要么伸错了自己的手，要么拉错了基蒂的手，现在他知道了，应该在不变换位置的情况下，用右手去挽住她的右手。他终于按照规矩挽着新娘的手，司祭在他们前边走了几步，随后在诵经台旁边站住。一群亲友跟在他们后面向前移动，嗡嗡地轻声谈论着，长裙发出沙沙声。有人弯下腰去，拽了拽新娘的拖地长裙。教堂中马上寂静下来，甚至能听到蜡烛油落下去的声响。

---

① 俄国民俗中的一种迷信说法，新郎新娘在举行结婚仪式时，谁先踏上地毯，谁将来就会在婚姻家庭中占上风。